

文明
中原精英



乳钉纹铜爵

(商代)

袁文

此铜爵高14.5厘米，为市博物馆旧藏，属国家二级文物。扁圆体，狭长流，尾稍上翘，口与流相接处有两短柱；束腰，周饰带状乳钉纹；鼓腹，侧置折弧形足，底稍圆，下承三尖足。整器纹饰简洁，造型拙朴。

新书架

《蒋介石后传》

王舒

这是师永刚继《蒋介石自述》之后又一独立解读蒋介石台湾历史的新作。

蒋介石毕生“反共”却至死捍卫一个中国；台湾岛上有数十处行馆，却奉行节俭；处于旋涡中心却一心不忘反攻。此书讲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全过程，“失败者”蒋介石最后岁月全解析，解读一个矛盾争议人物的最后26年。书里蒋介石台湾秘密行馆全景披露：士林官邸、慈湖宾馆、角板山宾馆、阿里山行馆、高雄西子湾、草山御宾馆；蒋介石台湾行馆秘闻首度曝光：炮击金门事件、麦克阿瑟访台、重遇张学良之谜、“反攻大陆”计划始末、立人兵变、流放陈立夫事件、蒋介石遭遇车祸、曹聚仁斡旋国共合作幕后、周恩来的一封信、蒋介石遗囑风波。

从1949年以62岁的年纪，黯然落脚台湾，蒋介石长达26年的时间，长留孤岛，没有再离开这36000平方公里土地一步，编织着“反攻大陆”的美梦。至死方休，未有再踏上大陆故土。

蒋介石的这段人生岁月，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充满神秘。本书沿着“两蒋”父子在台湾行馆的足迹，一一勾勒出各种“正史”讳莫如深的历史脉络。每处行馆里都有个人的足迹和政坛风云、冷战时期国际风云交汇相通；每个地方都有风起云涌的局势变动和决策变化；历史和现今图片的对比、往事和现实的交相辉映，从另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书写了一部蒋氏人生的落幕之书。

小小说

我来陪你下棋

李培俊

社区棋牌室是我们这帮老家伙的乐园，往里一钻，便忘了今日是何年。下棋的你来我往，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；甩扑克的弄出一屋热气腾腾。老顾的加入，这种气氛全没了，霎时变得沉闷、尴尬起来。

我去时，老顾一个人独坐棋盘一边，对面空无一人，老顾朝老徐招招手，说，老徐，来，下一盘呗。老徐一拍脑袋，顾左右而言他，说，瞧我这破记性，小舅子今天过生日，我咋到这儿悠闲来了，让老伴知道了，还不吵死我。老徐急急忙忙走了，比兔子跑得还快。

我认识老徐小舅子，是街道办事处，在岗时没少打交道，他的生日应该是在中秋节前后，6月还剩下尾巴，就过上生日了？生日也能改来改去？

被晾的老顾气呼呼的，说，不下就不下，稀罕！

老顾又叫老皮。老皮倒是没说小舅子过生日，拿眼角瞄瞄老顾，不咸不淡地说，我不会下棋，那是你们有身份的人才玩得起的。老顾好像没听出话里有刺，说，你不会下棋？谁信呀，在单位时哪个是你的对手？退休几天，就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得了健忘症，突然不会下棋了？

这也难怪，老顾过去是领导，见人爱答不理，那张长脸时常吊着，像谁欠他二斗黑豆钱。路上碰面，自然要打招呼，要问好，老顾鼻腔蹿起，勉强挤出一声嗯，冷冰冰的。大家都在一块住，又是单位的同事，用得着如此拿大堂？不过，老顾人不坏，谁家有事摊到头上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那年，冯小午家小子患了尿毒症，老顾一把拿出3000块。冯小午觉得非亲非故，平时又没什么来往，这钱接着有些烫手，便从中抽出1000块，其余的还给老顾。老顾火了，脸黑得能拧出水来，老顾说，我还不知道你老冯罐里几颗米？这钱是给你的？不是，是给孩子治病呢，你爱要不要！还有，住老顾对门的方姨，丈夫遭遇车祸去世，孩子都在外地工作，灯泡不亮了，水管漏水了，买根买油往楼上扛，都是老顾的司机一手操办。方姨不免说些感谢的话，老顾脸黑着，说，谢啥谢？如果你家老方在，谁管你家那些破事！大庭广众，弄得方姨站也不是走也不是，背过脸洒了几滴泪，嘟囔说，这人咋这样呢。

年前，58岁的老顾被一刀切下来，挂了个协理员的闲职。老顾挺当回事，和在职时一样，在单位东转西逛，逮住谁的毛病训谁。当面人家不说啥，刚一转身，一口痰吐到老顾脚后跟上：你以为你是谁？充什么大萝卜！退了回家歇着去，给狗娃挠痒去！

自此，老顾再没到单位去过，坐在阳台上，

看完东边日出，再看西边日落，看出一身不自在。方姨怕他憋出病来，就说，老顾啊，咱到小区棋牌室玩玩去。

老顾来了，却弄出这等尴尬事。我觉得，老皮也好，老徐也罢，事情做得过火了，大家在一块多年，值得这样吗？不错，老顾是训过你老皮，还给他个不大不小的处分。可怨得着老顾？你有家有口的，招惹人家小姑娘干什么？不处分你处分谁？还有老徐，长期称病在家，帮着老婆开饭馆，大家如果都这样，单位还是单位？工作还是工作？

见老顾孤零零坐在棋盘一边发呆，我走了过去，在老顾对面坐下，抓起一只红车，啪一声按到棋盘上，我说，老顾，咱俩下，谁输谁请客。老顾点点头，眼眶有些发湿。

那天输棋的是我，因为我根本不会下象棋，车马相让摆哪儿都不知道，老顾一人走两个人的棋子。散摊后，我和老顾出了小区，就近找个小饭店，一瓶二锅头，两盘小菜。老顾说，谢谢你，今天你能陪我下棋。我说，以后我天天陪你，直到他们接受你，有了新棋友为止。

送老顾回家的路上，老顾竟唱起了京戏，一声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”……竟是韵味十足，在夜色里打了好几个旋，落到行道树绿叶的叶子上。



浦文球书法

随笔

闲话连环画

孙友方

直、施大畏、刘斯卤、顾炳鑫、沈尧伊、江南春、汪观清、韩和平等。就包括程十发也绘制了《老孙归社》的创作。后来又出现了电影连环画，如《秘密图纸》、《羊城暗哨》、《朝阳沟》、《自有后来人》、《芦苇火种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打击侵略者》，对乡间没有看过这些电影的人极具吸引力，除去书店外，大小城市里的背街小巷，火车站的候车室以及港口码头、公园的角处，不时就能看到摆在水泥地上的一片小人书画摊，看一本一分或二分钱，也可交押金租借。那旁边，坐着位老太太或一位老爷爷或自食其力的残疾人，很热情地给围着画摊儿娃娃们介绍画册的名字和内容，什么《杨七郎打擂》、什么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……

小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小人书迷。平常省吃俭用，攒了一本小人书，有上百本，视为珍宝，除去与小朋友换着看外，一律不出借，包括几个弟弟，想看也得好好央求。有一年我去了一次周口，见城里人摆摊儿出租，就动了心，回来后也开始在小镇东街背处，摆开了自己的“珍宝”。那算是我今生的第一次商业活动，开始还有点儿抹不开脸，遮遮掩掩摆了一下午，不想竟挣得一毛二分钱。我大喜过望，心想一次挣一毛二，出两次就能挣两毛多，当时两毛钱就可以

买一本很厚的小人书了，何乐而不为？后来，我的小人书随着我的“商业活动”越攒越多。

不料到了1966年冬天，“文革”兴起，乡间开始到处搜索“封资修”的东西，我的一箱小人书也遭厄运，被没收后化为灰烬。为此我还给那些乡间造反派闹了一场，差点儿被拉上批斗台。

小人书，是为娃娃们打下文化和历史基础的精神食粮，只可惜，现在却变成了贵族奢侈品。据说一套《三国演义》豪华本定价几百元，一般人很难买得起。小城市里的书店早已转行卖了别的，大城市的书店里也没了连环画专柜，背街小巷更没有了小人书画摊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连环画成了收藏者赚钱的“门路”，画家也极少涉及这种不挣钱的创作，文像一下子全归进了电脑里，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只剩下回忆了——真是无可奈何！

我的拙作也曾被人改编成连环画在《连环画报》和其他杂志上发表，如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短篇小说《残梦》、《小说选刊》和《小说月报》转载过的《打工妹》、《女匪》等，有的还寄了原作费，只可惜，没有成册。真盼有人将拙作改绘成小人书，我宁愿放弃原作费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着对小人书的爱！

散文

石上树

乔景

这几座山，蜿蜒相连，并不出名，偶尔在某一处山腰，或是巴掌的平地上，盖有几间黄土瓦房，大概经历风吹雨蚀的岁月长了些，墙壁显得坑坑洼洼，透过窄小的窗子可以看见一室的阴冷幽暗。

捡一条人们经年累月踩出的小路摸过去，雨星轻飘飘地落在脸上、身上，有雾似雨，有雨如雾，只是分不清究竟是雨还是雾？向上走，朝左拐，看似无路可走，小径陡一转，一片金黄色的玉米繁华地矗立在眼前。玉米地里又套种了白萝卜。久居小城，少见得这正在土里茁壮成长的绿色食品，欣喜之余拔起一棵白萝卜，还是红皮，裹满新鲜的泥土，放在浅浅流过的山泉里洗干净，轻轻一咬下去，满嘴的清爽甘甜，山味和水味登时将心底充裕得饱满欲满。

抬头望去，山头雾相缠，山腰水相绕，好一幅烟雨蒙蒙水墨画。山与水，交织出山的凝重，云与雾，又泼洒出山的妖娆，永远墨迹不干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云深不知处，轻婉的鸟鸣从头顶或遥远的林间漾过来，荡过去。折进一条山石小径，一棵松树赫然屹立在半山腰的岩石上。我惊讶这棵树的生长，拥有柔软纤细的生命，用了何等力量才侵入这斧刀难撼的巨石？树粗而矮，朴拙的褐色树根裸露在外。那向上伸展的墨绿色枝叶，孤傲地直指天空，它不屈的手臂，化成生命的感叹号。

有风拂过，满山的花草随风摆动。唯这棵树，静默无声，不蔓不妖。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若遇这般筋骨劲儿，树欲静，风又奈其何？

想那一温室的花草树木，风刮，枝折，雨打，叶落，温度稍偏差，便抱死枝头，萎地成泥。我被这棵树深深地震撼。我想，一个生命不是因为深刻而坚强，而是因为坚强才深刻。

几千里路的风雨跋涉，我就是为了寻找你吗？我抬头仰望，充满敬意，对这棵树，这块岩石是它用生命坚守的位置啊！在风箱刀剑里写就了一部关于自己的历史。

岩石，树，我们安静地互相凝视，不消片刻，我便惭愧难堪，每日揽镜自照，视见的是什么？虚荣浮华竟不自知。只有站在这棵树的面前，我才真正从自己身上看到可怕的软弱和渺小的见证。想来，人即使无法走出树这般傲然坚定的姿态，也该如匍匐在地的葛巴草一样，在哪里扎根，就在哪里抽枝展叶，延伸着生命的脉络。

是不是？只有在某一天与这般坚韧的生命相遇，当繁华褪尽，我们才会被一种猝不及防的声音，蓦然惊醒……

广角镜

千姿百态的闪电

陈永坤

闪电的形状多种多样，千姿百态。大体可分为线状、带状、球状和链状四种。

线状闪电：这种闪电的形状很像倒悬在空中的树枝和地图上蜿蜒曲折的河流。由于空气中各处的导电性不同，当电荷通过空气时，它总是沿阻力最小的地方通过，所以我们见到的闪电总是弯弯曲曲的。

带状闪电：这种闪电与线状闪电非常相似，只是这种闪电的宽度比线状闪电要宽几百倍，好像一条明亮的带子。一次闪电，粗看上去好像是一次放电过程，其实它是由多次闪击组成。每次闪电回击时间仅几十微秒，而一次闪电的时间约1/10秒，靠肉眼是无法分辨的。

球状闪电：其直径由几厘米到几厘米，常见的为20厘米左右。这种闪电有时发白光，有时发红光、橘红光、蓝光或绿光。它常常随着气流或导线移动，速度缓慢，和人跑步速度差不多。有时能钻进烟囱、窗户、门缝走进屋里来。1972年7月21日傍晚，在山东泰山玉皇顶出现过一次奇异的球状闪电。一个直径约为15厘米的红色火球，从空中穿过气象站的窗缝进入室内时，把窗户的木条撕裂，以每秒2到5米的速度在室内轻盈地游荡。三四秒后，又从烟囱蹿出，在即将离开烟囱时，突然爆炸消失了。

链状闪电：这种闪电极为罕见，它出现在极强烈的雷雨中。这种闪电很像一排发光的链珠，呈暗淡粉红色，挂在天空，在云层背景的衬托下，好像一条虚线在云层上慢慢滑行。1916年8月8日，人们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城上空，看到一次美丽而奇特的链状闪电。当时，先有一个线状闪电从大约300米高的云底击落在一座钟楼上。当线状闪电熄灭后，在原来的闪电通道上，又亮起一串珍珠般的亮点，亮球总共有32颗，开始时直径为5米，以后逐渐小到1米，整个时间持续二三秒钟。

连载



俞敏洪口述
在痛苦的世界中
尽力而为

我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，这个疗养院的围墙尽管很高，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看到周围的山。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，正好看全了山的颜色，春天粉红的、夏天青翠的、秋天火红的、冬天萧瑟的。在医院的门口，还有一座小山，山顶上刻着冯玉祥写的“精神不死”四个大字。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，对着这四个字发呆。后来身体好了，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，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子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，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寂寞的。

那一年休学养病的时间也是很痛苦的，觉得在学习上刚刚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，不过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既能养病又不耽误学习的好方法。刚进北大时，我没看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这些名著，更不知道黑格尔、康德是谁。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，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，我曾经花了5天时间，每天背10个小时，把《离骚》背完了。实际上换个思维方式看问题，那些天天批评、挑剔，哪怕是后面

说坏话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种身份的导师吧。休学的这一年，我读了600多本书，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阅读速度，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大半，什么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曾国藩家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……只要能找到的、有名气的书，我基本都看了。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，我读完了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我希望这些书能在培养文化素养方面给我帮助，我用的就是填鸭的方式，先存放在脑子里，等着日后慢慢地消化。说起来，那个时候的书都没白看，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价值观念和看待问题的方法。

要把自己当成面粉不断地“揉”

因为中途休学了一年，我在北大实际上是留了一级，所以无论是我同届的还是下一届的都不认我是他们的同学。

一下。

学生时期，我基本将时间都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了，也很少参加社团活动，人际关系系统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。我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，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。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，普通话讲不好；其次，又产生了自卑的心理。所以，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，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我在大学最大的遗憾之一，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社团的活动。后来我深深体会到，大学生的团体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。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、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、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没有在学校里锻炼出这个本事，所以说，我在北大求学的五年，过的是一种比较单调的苦行僧生活。

回头看求学的那段时间，我还是很有收获的。就像我曾说过的“揉面定律”一样，很多意志力较强的人遇到困难、打击、失败、挫折的时候，不是绝望地放弃或者顺从，而是更能适应这个处境，就像是在面团中间掺水一样。掺水的过

程就是不断地揉，最后慢慢就变成了面团，再拍就散不了了。继续往后面揉的话就变成了拉面，可以拉，可以揉，可以变形，但是它就是不散。

在北大有很多事情特别让我感

动。比如说，我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。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学陪他一起散步。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，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，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。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就是美学，因为他写了一本《西方美学史》，是我上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。

为什么是第二本呢？因为第一本是这样的来。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，我有一个同学已经在宿舍。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，叫作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。我问他：“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？”他把眼睛从书上拿开，看了我一眼，没理我，继续读他的书。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。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，要读大量的书，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作北大的学生。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，而且读了三遍。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，我说：“咱们聊聊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吧。”他说：“我已经忘了。”

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，我一直

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。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，但从小就热爱劳动，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。我的手脚比较灵活，一劳动就能干得很好，这在当时可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，这一点我绝不撒谎。14岁的时候，我们整村人插秧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我。说获得过县插秧冠军，那是假的，但是呢，在我们村的插秧比赛我可真是第一名。干其他的农活也是手脚特别的快，干所有农活我都是一把好手。所以从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积极主动地打扫教室卫生。

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永远没有排到前面去的时候，我在小学、中学，成绩都在20名之后的。但是我常常会被评为卫生委员，大家认为我扫地特别干净，就选我做卫生委员，其实就是家庭的劳动习惯延伸到学校去了。

到了北大以后我还是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，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，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，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。另外，我每天还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

同学打水，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。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，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，有的时候他们忘了打水，同学就说“俞敏洪怎么不去打水？”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是同学，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。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。又过了十年，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，“新东方”（即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，以下简称新东方）做到了一定规模，我希望找合作者，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，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。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堆美元，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，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。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。后来他们回来了，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。他们说：“俞敏洪，我们回去是冲着你去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。”他们说：“你知道，你有这样一种精神，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，所以让我们一起去回中国，共同干新东方。”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。